

坚硬的朝鲜男人

1

去厦门并不是专门为打拳而去的，当时李哥跟厦门的一个老板谈生意，顺便跟那边谈了一场拳赛，于是就带着我去了。我除了作为一个拳手的身份，更多的角色还是兼任李哥的保镖。据李哥讲话，虽然自己是从柔道队退役下来的，但这些年吃喝嫖赌的，都把身子掏空了。在街上碰到两个小流氓说不定都扛不住。

厦门是一个旅游胜地，因为和台湾隔海相望，带有一种别样的南方气息。当时我坐在车里从海水浴场经过，心里惊叹道，我勒个去，原来海洋可以如此纯净啊！我一直被塘沽的那片臭鱼烂虾给误导了，以为那就是大海的本来面目。

在厦门的前两天很忙。跟李哥谈生意的那个金老板很热情，导游也不用，他亲自上阵，带着我们在厦门各处游玩。鼓浪屿，钢琴博物馆，胡里山炮台.....其实在厦门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这些旅游景点，而是一些小东西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很多波澜壮阔的事情都容易遗忘，记住的倒是那些无意义的生活细节。

当时我们在鼓浪屿游玩，李哥抬头一看：「呦，这棵木瓜树很大啊。」

木瓜我吃过，但木瓜树我却没有见过。李哥走南闯北，见识极广，他识得并不稀奇。

带我们游玩的金老板笑了，说：「李老板，这棵木瓜树虽然长的挺高大，但它却是不结木瓜的。」

「哦？怎么说？」李哥来了兴趣。

金老板解释道：「厦门虽然热，但毕竟不是热带，而是亚热带，气候并没有达到结果的要求。这种木瓜树只是徒有其表，并不结果，我们称之为『木瓜公』。还有椰子，我们这里的椰子树也是这样的，长的高高大大，也不会结果，我们叫做『椰子公』。」

我当时就瞠目结舌，世界上还有这么扯淡的玩意儿？

现在想想厦门之行，除了那场拳赛和这两种扯淡的树以外，其他的记忆都已经模糊的不成样子了。

金老板场面中人，照顾的很周到，每餐都是海鲜大席，极尽地主之谊。第三天吃饭的时候，李哥问我：「欧阳，怎么样，这两天累吗？」

「不累。」我一边掰着螃蟹腿一边说，心想下午肯定又去好玩的地方，再累也要玩个痛快啊。

「哦，那不错。」李哥满意的点了点头，「拳赛安排在今天晚上。」

我一愣，敢情在这等着我呢。

比赛的地点是在一个地下停车场，而且是一个私人的地方。我当时就想，什么人这么有钱，自己搞一个停车场，他有那么多车停吗？所以到现在，经常看新闻曝光某某拥有多少豪宅，多少情妇，多少游艇跑车，我一点都不吃惊。中国有钱人多去了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

当然，来这里看比赛的也都是有钱人。

李哥说让我这次好好打，他现在正跟别人谈生意，拳赛上牵涉的金钱利益是小事情，关键是面子问题。李哥说金老板这么照顾我们，也在我身上押了不少钱，千万别让他失望。

我们到了比赛场地之后，发现观众们都已经先到了。看得出来，他们确实是有钱人，并不是从衣着上判断出来的，而是从神态上判断出来的。那是一种只属于有钱人的淡然。让我有些吃惊的是，现场竟然还有一个孕妇，挺着老大肚子站在那里。我心想她肯定对胎教这种东西是不屑一顾的。

人并不多，稀稀疏疏的站在那里，彼此很有默契的保持着距离。比赛还没开始，我奇怪地问李哥，难道我打第一场？

「就一场。你们打完，他们就走。」李哥看着停车场里的人说。

就一场？原来今晚我是真正的主角，连个死跑龙套的都没有。

「他们不懂什么打拳，只是当成了一次赌局而已。」李哥拍了拍我肩膀：「别想其他的，直接放倒对手走人。」

「好叻。」

虽然这次比赛是水泥地面，我还是习惯性的脱下鞋子。穿着鞋就好像手上戴着拳套一样，会缓冲掉大部分的攻击。在路边打群架的时候因为穿着旅游鞋，我们都不大起腿，何况是在拳赛中。

我热了热身，活动一下关节。这时一辆越野吉普车开了进来，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着开襟道服的男人，腰上扎着一条黑带，脸色严肃的跟大学教授似的。我一看，心道，我的对手出现了。

2

李哥已经事先给我看了对手的资料。这个家伙又以如此专业的穿着出场，我确认就是他无疑了。

朴松汉，朝鲜人，四十二岁。ITF 跆拳道黑带五段，实战师范。战绩，不清楚。不过据金老板说，这个人刚到中国没多久，还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，这是第一次。他的一个朋友在朝鲜受到了政治牵连，所以他想在中国参加一些这样的比赛，多弄点钱回去打点一下。

我当时多嘴问了一句，如果我赢了他，那他的朝鲜朋友不就玩完了吗？

李哥直接瞪了我一眼，说要是我输了，就让我替他朋友玩完。

我知道，这个问题多余了。不管黑拳也好，正规拳赛也罢，对战的双方是没有理由的。为什么而打？有仇？素不相识的双方，何来之仇。为了金钱和名誉？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依然在战斗。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。我虽然不敢苟同那些为了摧毁别人而得到快感的拳手，但我真的说不出来一个确切的理由。

想多了真是让人蛋疼。还是周星驰说的好，打架需要理由吗？需要吗？

当穿着道服的朴松汉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明白，理由神马的都是浮云，因为这一次，我确实是遇到劲敌了。

他直接光着脚下了车，没有穿鞋。我看到他那因为大量训练已经变形的足弓，还有脚趾上突出的骨节。没有持续过长时间的磨炼，脚是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鞘内利器的锋芒微露，我知道这个人的腿上功夫一定不弱。

很多人都认为跆拳道是花架子，不实用，那是对跆拳道的一种误解。

ITF（国际跆拳道联盟）是跆拳道中的实战流派，由北朝鲜时期的崔洪熙将军结合了朝鲜本土武术「托肩」以及日本空手道所创立，其足技生猛狠辣。后来韩国为了将之推广进奥运会，将其大幅度阉割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到处流行的跆拳道，统称为 WTF（世界跆拳道联盟）。

而在朝鲜，ITF 还保留着古老纯朴的攻击手段，足技和手刀的破坏力惊人。这绝对是一种危险的武术，以至于发生过 ITF 黑带九

段崔重华替北朝鲜官方执行暗杀韩国总统任务的事情，不过后来因为情报泄露，而导致任务失败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鲜跆拳道的威力。

朴松汉，我的这个对手走下车来，脸色严肃的跟扑克牌似的，身上有一股类似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气质。我一看到这，就明白这位仁兄确实没有打过黑拳。什么都可以装，但气质是装不出来的。

朴松汉直接走到了我的面前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「你就是西毒？」

「是。是。」我急忙答道，感觉他特别像我初中时那个不苟言笑的班主任，他们的身材也很像，门板似的干巴巴——在那一瞬间，我又想起了被应试教育支配的恐惧。

「幸会。」朴松汉弯下腰给我鞠了一躬。

「幸会幸会。」我急忙还礼。第一次遇到这么有礼貌的对手，真是有点受宠若惊。

两人打完招呼，这就说明比赛已经开始了。

就在我们开始比赛的时候，从外边又开过来几辆汽车。这些人连车都不下，就摇下玻璃坐在车里看着，随时准备完事走人。这让我感觉这些有钱人完全不尊重我的劳动，还不如夜总会里的那些土鳖。

这次比赛跟以往都不一样，无人喧哗，无人说话，间或夹杂一两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。

朴松汉的眼神陡然犀利了起来，手刀平举于胸前，做了一个「半山型防御」的格斗势。

我看到他绷紧的指尖和突出的指节，就知道这个人的手刀力量一定很强。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流派，但曾在视频上看过他们的表演，其中一项是「贯手」，就是用手掌直刺，一下贯穿几块叠在一起的木板，破坏力端的是惊人。

凶猛的足技，犀利的手刀，这是一场硬碰硬的对决。

我移动着步伐，在攻击距离之内，我开始使用连续的扫踢撕开对手的防御。我不敢使用高扫，那样的话会让我露出太大的破绽，对方的手刀如果攻击到我要害的话，那绝对会一击必杀。我不能给他这个机会，频繁的低扫和中扫成为了我主要的攻击手段。

面对我的扫踢，朴松汉展现出了与其流派相称的反击方式。他没有后退，而是用木棍一样的小腿来迎接我的低扫。他双腿毫无水分，硬得跟压缩饼干似的。他还用下压的肘部来对抗我的中扫，看起来好像是我一直在踢他，但我完全没有占到便宜，有两下中扫踢在了他的肘尖上，我的脚踝处立刻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。

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，没有虚晃，没有试探，我们直接就硬碰硬的死磕在了一起。如果这种打斗放在酒吧或者是夜总会的话，肯定又能让周围的看客们大呼小叫了，可是在这里没

有喧哗，没有口哨，也没有呐喊，只有我们身体不停相互碰撞的声音。

我扫踢的节奏慢了下来，使用腿法攻击比使用拳法耗费的体能要多上两倍，我不能无意义的催耗我的体力。就在我放慢节奏的同时，对方毫不客气的用腿法进行了反攻。ITF 的足技不是盖的，确实是刚猛犀利，并且预动小，启动速度极快，我往后刚躲开一记下劈腿，对方紧跟着的一记转身反蹴就攻了过来，正蹬在我的腹部，一下就喘不上气来。

对方没打过黑拳，但他磨练的却是流传于北朝鲜的极端武术，其凶狠程度绝不逊于活跃在黑拳世界的他国流派。通过交手，我就能读懂别人的身份：这个四十二岁的老男人一定是从小就接受了刻苦的训练，或许还曾经抱着统一南北的念头而修行，否则是什么信念能让一个步入不惑之年的男人努力至此？这个男人一定有很多的徒弟和学生，他在朝鲜一定是一位很高级的道场师范，因为他谦恭有礼，身上散发着一一种为人师表的传统气质。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也是一个非常自我约束的人，因为他脸上的表情始终都没有愤怒过，一直是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。

无论从哪方面来评判，道德或是技术，朴松汉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武术家。但是，很可惜，武术家并不适应这个黑拳的世界。适应这个世界的，是格斗家。

3

朴松汉的身体像门板一样干巴，但腿法多变，路线刁钻，起腿时预动极小，让我很难判断他的动作。当他用腿法进行攻击的

时候，双手的手刀绷的紧紧的，寻找机会蓄势待发。

我向后退的时候，朴松汉忽然发难，身子猛的往前一窜，手刀如同划过的锋刃一般朝着我的喉咙砍来。我下意识的往后一仰，手刀从我面前一闪而过，顿时惊的我眼皮直跳。这老小子出手绝对够狠，憋了半天专奔要害，刚才那一下要是中了我肯定扑街。

如此狠辣的招式，朴松汉几乎想一式就将我摧毁。作为一个师范，这根本不符合他给我的感觉。在那一刹那，我心想，难道他真的很需要赢得这场胜利？难道他的朋友，真的身在叵测之中？这场拳赛的胜利，到底对他更重要还是对我更重要？

这些念头只在电光火石间闪过，朴松汉又猛的冲来，手刀扬起，那弧线的轨迹无疑就是我的咽喉。我立刻一个前腿刺蹬快速的点在了他的胯部，破坏了他的重心。但是，卸掉了一半冲击力的手刀还是狠狠的砍了过来，正打在我的喉咙上。

我立刻感觉喉咙一紧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涌出来。我索性张开了嘴巴，「噗」的一声喷出了一口血水。这口血水不偏不倚正吐在朴松汉的脸上，他下意识的闭上了眼睛，整个身体停滞了半秒钟。

不管脑子里有什么想法，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！身体的战斗本能让我抡起右腿，一记高扫狠狠的砍在了朴松汉的脖子上！这个四十二岁的朝鲜男人再没有任何反应，两只手都垂了下去，像一截木桩子一样歪倒在了地上。

胜利来的就是这么突然。黑市拳好像股市拳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情况。

朴松汉倒下的五秒之后，那些没有下车的人就发动车子离开了这里，没有失望的咒骂，也没有得意的口哨，只有一股淡淡的尾烟。观众陆续散去，始终保持着安静，那个挺着肚子的孕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她转身走过去，打开了一辆黄色跑车的车门，平静地坐进了驾驶室里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李哥说这个女人光这一场就输了一百多万。

我看着已经休克的朴松汉被抬到吉普车上，第一次对自己的胜利产生了疑问：我赢的对吗？

我不知道。没有人回答我。李哥对着我拍了拍手，赞赏性的竖起了大拇指。他后面的金老板则乐得呵呵直笑。我看到朴松汉的胳膊从车门口耷拉了下来，那道服的袖口上绣着三个朝鲜汉字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名字，我看不懂，但那绝对是让他引以为傲的东西。

我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刚睁开眼睛，就发觉喉咙疼的厉害，都不敢咽唾沫。我照着镜子一看，整个喉结都肿了，黑紫乌青的，好似卡着一个鹌鹑蛋。金老板领着我去医院看了一下，医生说是软组织和喉骨挫伤，给开了一堆的药。

回到天津之后，李哥直接甩给我一万，说是让他在朋友面前长了脸。我拿着那摞钞票，第一次没有任何的激动。当时我甚至还想，如果把这一万块钱给朴松汉的话，会不会帮助他，会不会让他的朋友逃出难测的厄运。可惜的是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男人，我也不知道他的朋友最后怎么样了。

我们就像无意间碰撞在一起的两条人生轨迹，一个交错，再不回头。

但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坚硬的朝鲜男人，他的气质在黑拳界就像易碎的水晶一样脆弱。就算他战胜了我，也早晚会败于他人之手。我常想，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不会踢那最后一腿。

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的热。我听王辉说，杨蒙前一阵子找了个男朋友，但不到一个星期就分了。我说怎么分的那么快？王辉说杨蒙这丫头是这么给人家说的：「我虽然跟你在一起，但我要承认，我心里一直有另外一个男人。」

我当时就笑了，这妮子这么说话不是纯粹没事找抽型吗。王辉问我，你知道她说的另外一个男人是指谁吧。我收了笑容，说知道。

知道，又能怎么办呢？我心里也有另外一个女人。虽然我曾经暗暗的发过誓，要永远忘记她。可是，誓言也改变不了人心。

阿果还是经常性的跟着李哥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每次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这种感觉除了我在初中暗恋我们班的女班长时有过，其他岁月再无觅处。阿果喜欢化着浓浓的烟熏妆，加上一脸落寞的表情，那迷离的颓废让我无法自拔。虽然她并不知道我的爱慕，但我却会在每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拼命想她。那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折磨。

那个暑假出奇的热，简直想让人拿一块大布把太阳给遮住。我们周末休息的时候都没有精力出去寻欢作乐，最多就是买些冰镇啤酒回基地拼命的喝。

持续的炎热最终换来了一场暴雨，那场雨下得特别大，仿佛发泄出了一个夏季的憋闷。就在那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傍晚，大虎开车去了塘沽，在那有他的一场拳赛。凶器本来要跟他一起去的，但大虎指着外面的大雨说，你去干啥，这么大雨，在家歇着吧。塘沽我都去过多少次了，没鸡毛事。

我看着外面哗哗的大雨，对大虎说，大虎，外面雨大，你开车慢点哈。

大虎笑了，瓮声瓮气的说，你这个没驾照的家伙，就别在这咸吃萝卜淡操心了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汽车的尾灯彻底消失在雨幕中，才转身进了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在门口多站一会儿，是因为大雨，还是因为大虎，我不知道。

大虎六点多走的，但一直到晚上十点还没回来，打手机也打不通。大雨还在外面哗哗的下着，好像天漏了。就在我们听着这不知停歇的雨声，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，凶器接到了李哥打来的电话。

挂了电话，凶器阴沉个脸，对我们说：「走，去第三人民医院。」

